

世界之血，祛除永昼——评林跃行刺案*

群青

2022-03-24

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，从那时起，为了反对内外敌人，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，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。——《人民英雄纪念碑·碑文》

我只感到唏嘘，其实事情根本不至于此的，保安固然态度恶劣，但真正的巨奸大恶是坐在高处的，就算你的刀有 40 米长，也捅不到远在国外遥控的他们。

不过如果保安态度本身很恶劣，死掉像条狗这么随便也是很正常的吧，至少对上面的人来说，的确是可能产生一些类似于“秦王目眩良久”的症状的。但秦王再怎么目眩良久，最终也依靠强大的军

*Click to View:<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20325011235/https://twitter.com/ultramarine471/status/1506996242093514753>

队灭亡六国，虽说后面也因暴政二世而亡，但终归没有亡在自己手上，正义的指标被后人抢走了，心里还是挺过意不去的。

才杀一个人就被统治阶级拿下，其实是并不值得的，这顶多只能勉强算一个及格分，考虑到最近恶性事件的频率与烈度，出于良好的表率与示范，就再加个5分好了。杀一个人有什么意思，要杀就整片整片、成群成群的杀，在杀的过程中明确杀的标准杀的范围，团结志趣相同、利益一致的人，让自己成为法律。

当下的中国，最普遍的一个现象是政府心甘情愿地给资本力量做小，以身相许、自荐枕席还不够，因为五湖四海内，各种不同的“解放生产力”的方式对应着种种不同的资本力量，所以还要做到人尽可夫。

我这边没有瞧不起性工作者的意思，怡红院这去处虽然饱受诟病，但人家知道出卖身体也是一种劳动，应当有合适的劳动所得，嫖完给钱天经地义；

但到我国政府那边就不是这么个情况了，但凡有点资本算个皮包公司，都愿意用你最喜欢的姿势来迎合你，给你各种好处不说，还能亲手帮你摆平刁民，享受特色优势。

不过这也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，即“有事钟无艳，无事夏迎春”的钟夏儿女到底能不能融合成一人，取长补短，在不同场合扮演不同角色。后来我才发现，这个难题早就被我国政府的各项举措中被轻松化解，也让我不禁感叹，原来那么用力用心地去讨好某个人时，一个人的底线能有多低、姿态能有多卑微。

不要说头部的那些股份，就这种垃圾企业，一年贡献 gdp 不到百万分之一，能给政府纳 tm 多少税、带来多少财政收入啊，转移支付之后实际分到你手上的又能有几何，你还卑微到这个地步，还把相信着你、深爱着你的底层劳动人民通通当作婢子通房送过去，遭受无尽的凌辱以后，怯懦懦地吞下不良资产的肮脏精液。

我们之所以还会感到痛，还会感到屈辱，是因为我们身上还残存着烙印，它代表我们光辉的从来和英雄的历史，代表所有成功或失败、光明或卑劣、扎实或投机的一切抗争，这些不屈的物质融进了我们的血。正是因为带着这样的烙印，流着这样的血，我们才感到有义务用我们的抗争与牺牲来换取后辈们的光明与希望。

世界之血，祛除永昼。

有人觉得，那我就是想不到那么多啊，我就只知道往我身边作威作福的人捅上一刀，没法考虑那么多啊，完全是出于了结私怨的角度出发了，这样可以吗。这是完全可以的，毕竟有个及格分在那里，又比如你说要忍气吞声，让矛盾的气球吹大一点再捅破，以期达到更大的烈度，这也可以。

又有人说，我这辈子没啥出息，一遍懂得正义却一遍拿不出反抗的勇气，就只能加加油助助威什么的，这也是可以的，人性向来如此嘛，只要不做坏事

都有保底的得分。

我的判断标准其实很明确，假如这世上完全没有道德这一说，这样一来站在你的角度会怎么选、怎么做，一般来说这就是可取的。毕竟多数情况下我们都跟资本家非亲非故，没有说情感上过意不去，或者非得跟老板穿一条裤子才甘心的。况且杀人怎么就不道德，道德牌肉铺是全球 t m 独你一家别无分店是吧。

我对道德是没有兴趣的，我只对哪些人把控甚至垄断了道德的定义和使用权感兴趣。我对多数人政治和少数人政治也是没有兴趣的，我只在意现有秩序能不能促使社会进步，能不能带领人们走向他们认知中的、具体到方方面面的美好生活。

我们当然很快会死，但与无尽的永寂相比，属世界的那一刹那，又能比我们的生命长上多少呢。